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

話說酒鬼姓聶名雲，癡太歲姓名士寬。這二人自三月初二日起，竟沒消息，就禿頭也自渺然。一日，留、晏二人同來，子秀向靴頁中取出兩張舊詩箋，遞給癡珠道：「你瞧！」癡珠接過展開，見是《秋心院本事詩》，向日粘在秋痕屋裏。便慘然說道：「這兩紙怎的落你手裏？」子善道：「今天聽說園裏，有新戲開臺，我拉子秀去看。不想走到菜市街，恰遇著秋痕住宅開著大門，說是王福奴要移入居住。我兩人同進去，前後走了一遭。見月亮門左側，你鐫的菊花詩賦石刻還在。秋心院中，床榻几案，也照舊排著。我同子秀，相顧惘然。見案下掉落詩箋二紙，子秀檢起，是你舊作，竟把我看戲的心腸都沒了。」癡珠聽了，十分難受。

詩是七律二首，七絕二首。七律云：  
無端鴻爪到花前，正是西風黯黯天。  
放浪形骸容我輩，平章風月亦神仙。  
空餘紅粉稱知己，長向青娥證夙緣。  
早歲綺懷銷欲盡，為君又惹恨綿綿。

黯絕并門一葉秋，桐陰小語便勾留。  
聘錢有恨銜牛女，藍縷何人識馬周？  
青鳥回翔難得路，綠珠憔悴怕登樓。  
昨宵珍重登車去，知汝晨妝懶上頭。

七絕云：

罡風吹不斷情絲，死死生生總一癡！  
忍凍中宵扶病起，剔燈苦誦定情詩。

強將紅燭夜高燒，鬢影撕磨此福銷。  
歡喜場成煩惱恨，青衫紅袖兩無聊。

常說「日之所思，夜之所夢」。這夜，癡珠夢中大哭而醒。見殘燈一穗，斜月上窗，回憶夢境，歷歷在目，十分淒楚。

次早，心印來看，癡珠因說道：「我昨宵卻記得兩個夢：前一夢，是到了秋心院，見一個女人，年紀約有二十餘歲，身子既高，臉兒又瘦，就如枯竹一般。自說姓王，小字惺娘；後一夢，大是不好！夢見秋痕扶著病，和我攜手在陰濕地上走。兩人腳上都沾是泥，走有幾里路，覺得黑魃魃的，上不見天日，下面又盡是滑滑沒脛的泥。秋痕兩手按在我肩上，說道：『我走不得，鞋底全裂，怎好哩？』我便扶他，坐在石板上。隨後重走一箭多路，便是一道河，攔住去路。沿河走有一里，兩人的足都軟了，纔見有個孤木板橋。秋痕先走上去，撲落一聲，秋痕竟跌下去！我眼撐撐的，看他沉到沒影去。一面哭，一面叫救，卻沒個答應，我便號啕大哭，醒了。你想這夢凶不凶？」心印道：「夢要反解，夢吉是凶，夢凶或反是吉。大凡有眼界遂有意識，有意識即有空礙。恐怖變幻，顛倒夢想，相因而至。你要先把情魔，洗除乾淨，那夢魔便不相擾。咳！你萬里一身，關係甚重，南邊家裏……」

癡珠不待說完，便說道：「親在不許友以死，何況秋痕原是兒女之情，不過如風水相值，過時也就完了。那裏有天長地久，盡在一塊兒的？就算今生完全美滿，聚首百年。到得來世，我還認得秋痕，秋痕還認得我麼？而且他又是走了，明知無益事，翻作有情癡，我更不這般呆！我此刻打算，病愈立即回南，以後再不孟浪出門了。」心印道：「這一節再作商量。凡事有個定數，該是甚麼時候回去，該是甚麼時候又出來，你也不能自主。」癡珠不語。心印坐了一會，就走了。

是日，天陰得黑沉沉的。夜來冷雨敲窗，癡珠輾轉床頭，因起來挑燈搦管，作了《懷人》詩八首。次日，作一柬，將詩封上，差李福送給荷生。

恰好，荷生正在攀雲樓和采秋看花，青萍呈上癡珠的緘。荷生與采秋同看了信，采秋將詩唸道：

「斷雨零風黯黯天，客心憔悴落花前。  
算來緣要今番盡，過此情真兩地牽。  
銀漢似牆高幾許，滄波成陸淺何年？  
除非化作頻伽去，破鏡無端得再圓。」

采秋眼眶一紅，道：「這一首就如此沉痛！我唸不下，你唸吧。」荷生接著唸道：

「一春愁病苦中過，肯信風波起愛河，  
蹉跎幾聲花事謝，杜鵑永夜淚痕多！  
能營三窟工□免，誰撥明燈救火蛾？  
從此相思不相見，拔山力盡奈虞河。」

疇昔頻頻問起居，每逢晨盥晚妝初。  
藥爐熏骨眉偏嫵，鏡檻留春夢不虛。  
坐共揮毫忘示疾，笑看潑茗賭搜書。  
紅窗韻事流連慣，分袂將行又攢據。

而今紅袖忽天涯，消息沉沉鳳女家。  
十日紀綱遲報竹，幾回鸚鵡罷呼茶。」就歎道：「秋心院的鸚鵡，這回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。」又唸道：

「燕尋樑壘穿空幕，犬擁金鈴臥落花。  
翻似閉關長謝客，不堪室邇是人遐」

采秋道：「我去年回家時候，偷園不也是這樣麼？祇你沒有他，這般苦惱。」荷生道：「冤人不冤？我去代州那幾天，苦惱差不多就同癡珠。」采秋道：「你苦惱處便是熱鬧處，難為癡珠，這一個月顛沛流離！」荷生笑一笑，又唸道：

「一樹垂垂翠掩門，判年春夢了無痕。  
娥眉自古偏多嫉，鳩鳥為媒竟有言！  
山厝愚公空立志，海填少婦總埋冤。  
昨宵月下亭亭影，可是歸來倩女魂？」

今生此事已難諧，噩夢分明是玉鞋。

苓朮縱教延旦夕，薰砧無計為安排。

魂銷夜月芙蓉帳，恨結春風翡翠釵。

半幅羅巾紅淚漬，一回檢點一傷懷！」

荷生慘然說道：「淚痕滿紙。」瞧著采秋，已經是滴下淚來。采秋見荷生瞧他，便強顏笑道：「替人垂淚也漣漣。」

荷生往下唸道：

「并門春色本淒涼，況復愁人日斷腸！

月滿清光容易缺，花開香艷總難長。

劇憐夜氣沉河鼓，莫乞春陰護海棠。

拚把青衫輕一殉，孤墳誰與築鴛鴦，

五夜迢迢睡不成，燈昏被冷若為情。

名花證果知何日，蔓草埋香有舊盟。

地老天荒如此恨，海枯石爛可憐生！

胭脂狼藉無人管，淒絕天邊火鳳聲。」

兩個默然半晌，荷生纔說道：「癡珠就是這樣埋沒，真個可惜！」采秋道：「南邊道路，實不好走。不然，差個幹弁送他回去，也是好呢。」荷生道：「無論南邊滿地黃巾，萬萬走不得。就令上路，迢迢兩個多月路程，誰護持他哩？」采秋道：「孤客本來可憐，何況是病？病裏又有許多煩惱，就是鐵漢也要磨壞！」兩人言下，都覺得十分難受。

過一會，采秋向荷生道：「我想癡珠，平日很是喜歡紅豆，我想送給他。病中既有服侍，就是異日旋南，也不寂寞，你意下如何？」荷生笑道：「這是你一番美意，祇怕癡珠不答應哩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你且與子善言之。」

以後子善，將采秋的意思告知癡珠，癡珠微笑，吟道：「慚愧白茅人，月沒教星替。」便手裁一束，寄與荷生。

荷生與采秋同看，東云：

承采秋雅意，欲以紅豆慰我寂寥，令人銜結。然僕賦性，雖喜冶遊歌風，未流狄濫。此次花叢回顧，原為有託而逃。可憐芳草傷心，尚覺迷途未遠。病非銷渴，遠山底事重描？人已中年，逝水難尋故步。大福自知不再，良緣或訂來生。為我善辭采秋，為我善撫紅豆。荷生笑道：「何如？我說過癡珠不答應哩。咳！癡珠做人，我是曉得。」采秋歎口氣道：「這教我，也沒得用情了。」荷生正欲答應，外面傳報經略來了，祇得出去。

光陰迅速，早是三月二十二日。癡珠正將一碗蓮心茶細啜。忽見李福、林喜狂奔進來，喊道：「禿頭回頭了！」癡珠就出來問道：「在那哩？」

祇見禿頭身上，祇穿件藍布棉短襖。由屏門飛跑上前，眼淚紛紛，磕下頭去。癡珠兩眶中也淚出如流，扶起道：「你見過劉姑娘麼？」禿頭抹著淚道：「見過，可憐得很。現在，病在正定府保興館飯店裏。」癡珠聽了，隨說道：「他二月間，本來有點痢疾，這會自然更是不好。」禿頭道：「姑娘從上車後，點米不曾沾牙，下的全是血。兩腳不能踏地，人極消瘦，面目卻腫得一個有兩個大。病到這樣，一天還要受他們的絮聒。」

癡珠黯然道：「你怎樣見得姑娘哩？」禿頭道：「小的那一天，心上恨著姑娘。就氣糊塗了，一口氣去找管士寬。走至大街，逢著聶雲，纔曉得姑娘被他嫖騙了出城。管士寬天亮知道，帶了盤纏，便趕出城，跟尋下落。聶雲都曉得他們去向，小的一時氣憤，拉著聶雲就走。原想一兩站就趕得著，豈料一天趕不上一天。直到十二這天，到了正定府，方纔見著管士寬。知道牛氏和姑娘，是初二日下午出城，坐的是短僱的車。李裁縫父子和跛腳、玉環，是初三日五更走，天亮出城。纔是長僱的一輛大車，一輛轎車。將屋子交給他的同鄉顧歸班。因姑娘下了紅痢，一天有數十次，路上不便，纔延擱在這店中。管士寬一路，跟著姑娘坐的轎車跑。姑娘住也住，姑娘走也走。天天都得與姑娘見面，卻不能說得話，祇跛腳通得信兒。到了正定府，姑娘取出一條金耳扒，送給管士寬，教士寬換作盤纏，一路跟去，好傳個信給老爺。當下士寬與小的見面，纔得跛腳傳與姑娘知道。姑娘約小的十四日天亮，店後空地裏相見。姑娘問老翁病中光景，一慟幾絕，教小的快回。」

癡珠遲疑半晌，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你也是空跑一遭。」禿頭道：「姑娘有信給爺哩。」便從懷裏探出一個小小油紙包，展開油紙，將個藍布包送上。癡珠瞧那藍布包，縫得有幾千針。林喜送過剪子。癡珠一面絞，禿頭一面回道：「姑娘說沒有筆硯，也沒有地方寫個字兒，裏頭幾個字，是咬破指頭寫的。」

癡珠不聽猶可，聽了禿頭這般說，那一股酸楚直從腳跟湧上心坎，從心坎透到鼻尖。一言不發，把布包絞開。內裏是癡珠原給的一支風藤鐮，一塊秋痕常用的藍綢手絹。一塊汗衫前襟，上面血跡模糊。癡珠略認一認，便覺萬箭攢心。不知不覺，眼淚索索落落的滴滿藍布包。

一會，穆升遞上熱手巾，拭過臉，重把那血書反復審視。噙著淚，一字字辨清，是：

釵斷今生，琴焚此夕。

身雖北去，魂實南歸。

裂襟作紙，嚙指成書。

萬里長途，伏維自愛。凡三十二字，癡珠默唸一遍。停了一停，向禿頭道：「你路上辛苦，且歇息去。」禿頭答應。

癡珠攜了血書、手絹、風藤鐮並那塊藍布，到臥室躺下。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，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！這一夜，別淚銅壺共滴，愁腸蘭焰同煎，不待說了。

禿頭和聶雲跑了這一遭，空自辛苦。去的時候，兩人都是空手出城。禿頭將皮袍脫下，當了作路費。用盡了，聶雲的皮馬褂，也脫下當了。幸是正定府遇著管士寬，將秋痕金耳扒換了十餘串錢，付給兩人作個回費。禿頭是自己多事，也還罷了。可憐聶雲，路上受了風霜，到家又被渾家楊氏唾罵，受一場氣。次日便病，病了幾天就死。

後來癡珠聞知，大不過意。曉得聶雲女兒潤兒，是嫁給子秀的跟班李升，就賞了潤兒四十吊錢。那楊氏係隨著女兒過活，就也十分感激。管士寬無家無室，祇有屠舖一間，係他姪兒照管，他竟隨秋痕住在正定府了。正是：

娼家而死節，名教母乃褻！

人生死知己，此意早已決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